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碎琴楼 杨花梦

何 漱
黄花奴
著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碎 琴 楼

何 漱 著

季 路 校点

吉林文史出版社

Sui qin lou YangHuaMeng
碎 琴 楼 杨 花 梦

责任编辑：赵洪林

封面设计：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4插页28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30 850册	定价：3.0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80528—078—9/I 17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小说内容和政治、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写作技巧上，这个时期的小说，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无疑，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过去，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资料缺乏，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

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艺术性较高，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选取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代表作；以长篇、中篇小说（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为主，兼辑短篇小说。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一般不再收入。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

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一律采用新式标点，横排，并按文意分出段落。

吉林文史出版社

自序

余友壮貽恒语余，谓苟欲平治天下者，必令天下人无情，此殆非苛论也。壮貽固谓，苟能无情，斯泯色相。色相泯则伦类齐矣。盖余友壮貽者，实流荡于老佛之篱，以自写其郁勃不平之气。顾余犹窃窃疑之。谓进退消长者，盖道德理法之代机，脱令泯之，毋乃自汨？然则余友嘉言，只兰影菊香，无关实际。岁庚戌，同客京师，壮貽辄过余，朗朗持前论弗已。余挈曩所疑者质之，壮貽瞠目曰：“嗟呼！君以为是种种者，固佳物耶？吾家母鸡，孵雏十数，泽而毛者十之七，赤而瘠者三也。天寒夜冷，母鸡翼之，群儿争集其腹。赤而瘠者，以弱弗克争，雪立其侧。母鸡睨之，无如何。不周日，三赤瘠者俱毙。嗟呼！君以为是种种者，固佳物耶？”语竟，拊髀而笑，声震于梁。突探胸出一束授余，扬长竟去。是即杂书所自出也。余少而钝，弗能为哲学家言，如余友云云，姑置勿论，第束中所陈哀艳若是，又乌可弗传。爰检而笔之，以自娱旅寂。稿成，秉烛迟余友，顾余友久弗至。时则斜月衔窗，槐阴布影，天空夜冷，微闻云际哀鸿与户外车声相答也。

庚戌七月既望兴业
何诩识于京师广西
三馆之东舍

目 录

- 第 一 章 败叶丛中之《鬼火烹鸾曲》…………… (1)
- 第 二 章 夜访琼花姥姥于荒落，得记其悲言… (5)
- 第 三 章 进化先生创办学堂及琼花春病…………… (9)
- 第 四 章 琼花疾愈，授计云郎，云郎投之以野
菜之花…………… (14)
- 第 五 章 云郎扑球伤足，琼花以云郎下第辩护
于先生…………… (19)
- 第 六 章 云郎受斥于饭主人，感愤成疾，琼花
视于其居…………… (24)
- 第 七 章 秋雨微颦琼花及琼花感别…………… (29)
- 第 八 章 琼花以册颦云郎，疾愈，遂与之游
于西圃…………… (35)
- 第 九 章 琼花为云郎弹琴，刘夫人及秋雨为
微言，遂伤其娇女…………… (41)
- 第 十 章 琼花觐圣返，为云郎受责，而玉英
至自石村…………… (46)
- 第 十 一 章 进化学堂休业，琼花乃以玉梅送云
郎归其居…………… (53)
- 第 十 二 章 老魅莅李绅家，琼花疾呕血，自啖
其铜环…………… (60)

- 第十三章 琼花病得奇梦，乃授词秋雨褥于金花之神……………（66）
- 第十四章 老宿学训子，琼花赠金成云郎之孝…（71）
- 第十五章 琼花夜阅飞龙箭，云郎以家难与琼花离居……………（78）
- 第十六章 有客密谋于横江秋夜，九环以喑语喑云郎……………（86）
- 第十七章 琼花却百金绮裳，云郎来问疾……………（93）
- 第十八章 云郎怨琼花，琼花誓之以翠琰之约，老魅复莅李绅家……………（100）
- 第十九章 云郎为琼花放纸蝶，遂避李家乡之瘟神……………（106）
- 第二十章 王成卿示威于其钱库，带笠人以云郎凶问至自广州……………（114）
- 第二十一章 云郎丐于绿坡江，琼花临吊云郎，云郎复之以哀札……………（121）
- 第二十二章 宝山及玉英遇于珠江，遂挈之及青芙东渡……………（128）
- 第二十三章 琼花弹琴寄其哀怨，刘夫人得无妄之灾……………（134）
- 第二十四章 李绅营业大败，云郎以鸳鸯藏带与琼花为不言之盟……………（141）
- 第二十五章 云郎密寓琼花以情札，琼花以父命归于银生……………（148）
- 第二十六章 琼花哀歌碎琴，遂以所怀为书与云郎诀……………（156）
- 第二十七章 寿大王起于北山，县官弃城挈其妾

	宵遁·····	(166)
第二十八章	琼花避寇于肥主人，肥主人涎之， 琼花遇侠，宵遁遇其父·····	(173)、
第二十九章	王成卿以不仁蒙祸，琼花归其故居 得银生豪信·····	(181)
第三十章	琼花得掷花之石私瞰云郎，李绅贫落 被擒于其亲友·····	(189)
第三十一章	陈文卿绝李绅，李绅死，琼花自缢···	(196)
第三十二章	云郎哀愤成疾，琼花以寇逼奔视之 于广州·····	(204)
第三十三章	寇迫琼花于黄漳店，自溺，侠者拯 之，归于竹林茅庐·····	(211)
第三十四章	琼花死，云郎弗知所终·····	(218)
整理后记	·····	(225)

· 第 一 章 ·

败叶丛中之《鬼火烹鸾曲》

余友壮貽，既奇诡放荡，故恒喜山游。以山势凹凸弗齐，颠挫奔放，易泄其胸次横郁。顾有奇癖：其山游也，弗喜多人，孑然孤行，於愿滋愜。恒自谓除吾影外，殆无佳俦。斯亦僻矣。戊申之夏，及于大庾西干之杯山。山弗高也，而螺旋曲折，雅似杯形，状亦幽胜。山之腰，结茅为庵，远望如豆。庵之左，长松数十株，高与云齐，惨惨作团绿。其右小溪缘焉，稍趋渟为小沼，椭然如镜。庵前小石乱叠，蜿蜒为蛇形，蔓草荒藤，拱翼左右。以状卜之，似兹山之中，当有十百人之力，而后成此佳道。顾遥望特露一庵，蟠伏于松声水调中，宁不可异。壮貽至时，炎日正午。蝉声沙沙，出于藤杪，矚人将至，则咽然而停；人去既远，乃振翼狂鸣，状大快乐。壮貽俯思有顷，乃翕唇微喟。默念趋避之意，乃及物类，则茫茫天壤，块然特一凶场，哀我人斯，几何有真实愉悦之晷刻也。

壮貽遵道而趋，步至疾，抵林而憩，汗蒸蒸如雨渗。顾溪声汨汨，清气扑人，涎乃大炽，啜之至饱。复解衣浴，表里疏然，状至愉快。顾念游山公例，必详且徐，乃无负地灵奥妙。脱满身垢腻，狂奔去来，则竞刍之牛，喘陵山谷

矣。壮貽方叉手默思，懵腾欲睡，忽谷风徐来，败叶飘堕，其声砉然。壮貽又大憬悟，陡转其沉郁思潮，猛扑此飘然之叶。意三日五日，此叶腐矣；抑更三日五日，又不知继此叶而腐者，乃复何叶。相彼未落，皆枝上之争光竞气者也。世界潮流，大都漂人于坑，而力冲之，令其浮沉出没，以自娱乐。其状正如黠妇沤麻，耸身压之，令水泡叠叠沸兴，已乃鼓气狂吹，并令扑灭，因顾其儿吱笑弗已。盖造化小儿之为术正多也！硕学之徒，弗解辨此，乃谓强篱矫干，将为造化之弥，其蠢笨亦至可笑矣。

壮貽思力既倦，乃摄衣徐兴。及庵门，门小如窠，偃而后入。逾门及小庭，积薪满焉。绿苔缘隙而生，青腴而泽。庭之北，一堂而二室。堂矮小多尘，绿苔循庭肆行，漫及神座。小蛙睹人至，愕然亟颺，竟觅座隙而匿。壁檐绝无所陈，所可睹者，特蛛丝及漏隙之光耳。室户向小庭，亦严静尘秽。总而言之，似斯庵之运命，殆已久淹，故摇落久无人迹。独破垢神幔，犹翼然而垂，似经人手。顾薰香之炉，则又没于漏尘，渺无香迹。环顾一过，都无可阅，壮貽乃索然而去。经左室之户，忽有异音出自室中，亟停足内瞰，不觉大震。盖室中一尪瘦黑人，蜷卧榻上。榻固非榻，似堆积乱薪，横满半室。此尪瘦黑人，即蜷卧其中，两手分颺，而股则合叠。第闻积薪朽折，偶然为声，绝弗闻卧者气息。积薪之外，初无长物，湿地黝然，棖风出入而已。则卧者之死生，正复未卜。壮貽大震而奔。

出庵，骄阳已斜，反照山村，偃然作情色。蝉籁似觉韶光可惜，去日已多，则并力狂鸣，空谷为哄。凡处寂之人，其胆易怯，然无论人物，苟有声响，则又心意顿舒。譬之夜行者，遥闻村犬吠声，则馁气都释。实则人犬程途，固綦远。

也。壮貽为虫声所厉，气即舒扬。舍石道弗循，乱林而进，得一高巨枯松，根瘦如铁，横地上。壮貽悬衣于枝，踞根而憩。顾又弗佳。松根以老而多脂，群蚁并集，蚁巨而饥，利齿著臀，辄作奇痛。壮貽乃扫肘下败叶，藉之为茵，叶丛中忽睹一物。嗟乎！是殆天灵地鬼，将不欲哀哀者之永沉沦也！弗然则余腕乃通人书，特遣此以偿余负。壮貽所得者，为破角小絨，中叠素笺二，狂草作盛怒形，题为《鬼火烹鸾曲》。壮貽大悦，朗诵之曰：

长风吹海兮，次于泰山之巅。海枯石烂兮，此恨绵绵。绵绵何自己兮，嗟何辜于天。垂云为翼兮，我将飞于天之外。反身以拳拳天地兮，天殒地坏。地壤天殒兮，我将与汝同灰也。

碧月皓皓兮，炯彼流萤。白露凄凄兮，滋彼幽蕙。幽蕙之影与萤光兮，翳予魂之亭亭。予魂亭亭兮，君胡不归来挈之偕行。

上帝既不我欢兮，人将我尤。荡荡荆棘兮，我将奚由。我马奄其既殆兮，嗟炎光之西流。西流不可已兮，哀何极。风雨孤鸿兮，鸣惻惻。惻惻哀鸣兮，何必多此生也。

蔓草紫砌兮，幽兰空谷。野雉于明堂兮，凤巢灌木。哀予躬之寡能兮，悼王孙之遐瞩。日惨惨而夜漫漫兮，群妖逐逐。将永此以终古兮，嗟与君其何毅。何毅不衰兮，何适不非。何辍不凋兮，何草不滋。帝既赐予以百罹兮，予与汝将安归。緬飞云之缥缈兮，卜相偕而携手。结轻巢于碧空兮，羌胡因乎高厚。悼顾彼之尧与舜兮，哀获麟之刍狗。

碎予琴兮，碎于君居之楼。君居之楼亦遽化兮，

逐逝波而东流。哀予音弗可知兮，嗟吾生之奚求。

魂魄其信陟于九閤兮，诏青女以要留。

要留不可兮，予心结。予心结兮，予魂绝。予魂绝兮，天地亦永永而长缺也。

壮貽诵此曲时，为调甚朗，继乃递歌递微，至尾声，则音调都无，俯首至纸，壮貽已悲极矣！默念此胡为者？以状卜之，则斯曲殆煞尾情书，而音节缠绵，词意繁杂，则又似斯人以一生阅历，统括其中，顾亦哀楚极矣！然兹山固世外荒原，恒日绝无人迹，兹书胡由而至？脱审其所自至，而详叩之，则是中必有佳文，可以饴吾之脑。虽然，此荡荡荒山，又胡由试吾侦术？咦，吾忆之矣！彼庵中胠瘦黑人，是殆未死，脱已死者，苍蝇已集吾背矣！彼怪诞如夜海之魔，安卜非彼故演斯局，以为空山之娱乐？即弗然，彼亦必知掌书之人。必侦之！彼黑魔虽怪，胡能逃我侦术？披衣起，折书于囊，望庵而奔。入庵窥左室，则胠瘦之黑人者，已瘡然起坐。壮貽大悦，叩其扉。黑人端坐弗动，扉亦应手辟，壮貽遂入，惨然如入古洞，阴寒之气，扑人如冰。近窥黑人，则双睛荧瞬，如闪白磷；面目手足，皆傅黑尘，殆有生以来，未尝赴浴者。发蜷而繁，几覆其额；健骨撑起，如眠起饥鹰，昂首欲击。壮貽大愕，几疑饿鬼道中，忽睹妖怪矣！伫视良久，胆亦渐健，乃合掌而前，自明来意。三揖而黑人弗应。第见睫毛寸许，上下簸扬，势且搏壮貽而噬。壮貽又大震。

· 第 二 章 ·

夜访琼花姥姥于荒落，得记其悲言

壮貽既惧黑人，且前且却。觉黑人眉目之间殆有悲色，其睛颡而弗定，颐颌深纹惨惨起落也。壮貽信其为生人，眇之良久，黑人始力辟其唇，徐徐言曰：“孺子来固佳，且孺子滋幸，琼花姥姥犹在，孺子西南趋之可也。孺子速颡，毋扰山人，山人倦矣！”音凄厉而尖，如吹破叶。壮貽不解所谓，复叩之。黑人巨唇已阖，睫毛深覆其目，屹如营睡之鹰。壮貽木立良久，山鼠戏跃积薪中，吱吱而声，乃嗒然徐出。继思黑人言，亦太有因，彼不复吾答者，安卜非其言已罄？吾将趋西南眇之。且琼花姥姥之名亦良佳，焉知非一佳物，足以惠吾目者？乃缘溪而趋，经小沼，鸟道已绝，小山如阜，错落纵横，以樵采者寡，草木茸茸，覆其上下。遥望之，正如蓬首妇人，相挤而上探。是时残阳将堕，山气渐寒，蝉籁已歇，惟老蛤潜匿土中，咯咯骄鸣，状至闲适。维兹蠢物，处深而寡求，于意滋悦。恒睹农人艰苦万状，故当西日将匿，则相率矜鸣，催农人停做而归，以表其相怜之雅。壮貽农居久，习知斯情，顿作异感。嗟夫！人辈劳劳，慰之者乃烦老蛤，亦至可悲矣！

日暮山深，在势已沦畏境，而壮貽固嗜奇，弗饱所欲不

止；又至慧黠，以为山乱林深，何处可觅人居？因择其最高者登焉。攀援至巅，扬首四瞰，忽大欣悦。盖南山之跌，拓为畅地，果有室宇在也。室宇为茅为土，都不知晰，而荒凉已甚，阒无声闻。回顾乱山，风吹叶动，反若有无数潜人，左右相伺，心乃大慑。自念形迹可疑，脱为官兵所瞭，则奇祸立至。盖官兵之性，恒喜使人于独而力扼之，受扼者以势孤弗能辨，而官兵功乃至巨。壮貽居乡习知之，故惧也。壮貽且至畅地，遥望结茅于上者，殆十数家。为时已及晚餐，而屋上炊烟绝无一缕。且山狗之性，较村居者为尤灵，行客在十数丈外，篱笆中已狂吠示警。顾亦绝无所闻，壮貽滋怪。及至，审之，益骇愕。盖茅屋十数，乃无居人，户颓壁卸，间被于火。或有薄墙者，则崩析四陈，瓦砾凌乱。惟室旁甕井，架梁犹平滑弗尘。以是卜之，则彼屋之毁，为时非遥，且尚有潜居于此者。

壮貽俯首而思，廓然神越。念既弗获居停，则归途且暮。正凝伫间，忽茅墙缺处，瞥然一影掠眼角而过，亟趋之，转墙角，陡遇一人，壮貽惊而却步。来者已睹壮貽，则颀声曰：“嘻，天上人乃复来耶？乡之人弗死者且脱身而奔，盖无人矣！有之特老物。然老物为人，固甚正，而所蓄滋穷，时已暮，且不能举火，乌足烦天上人。天上人毋宁赦我弗较。”且语且却，频目壮貽，似畏壮貽之噬。壮貽弗解所云，扬声曰：“汝谓我天上人，汝何旨者？我固游客，非能噬人，特能与人语耳！”来者闻言，意似舒，徐徐而前。壮貽审谛之，始悉来者乃一妇人。体既横矮，而病伛已甚，望之乃如骨碌一团辗转而至。发皓如雪，脊骨上隆；衣已敝，悬鹑蠕蠕随步展动，然犹洁朴可亲。壮貽憬然大悟，亟呼曰：“媼非琼花姥姥耶？吾特以书来谒媼。”妇闻言，

又惊愕曰：“然，我诚琼花姥姥。然琼花姥姥固正人而又穷也。君觅我固百无所得，又何福者？”壮貽悟，知斯乡乃毁于官兵。彼官兵者，赏功之顶已岌然于巔，而此妇人惊魂犹未敛也。嗟乎！在昔乱世，深山即桃源，今乃深山亦陷阱矣！以深山之人，愚弱而地僻，可以诬也。

壮貽柔声曰：“媼毋惧，我诚游客，自杯山庵中来，有语语姥姥者。”语至此，妇忽变欢容，曰：“君乃从庵中来耶？然则客矣！”壮貽曰：“然，我诚庵来。媼家何所？愿假坐片时，俾毕吾说。且山中脱无虎狼患者，则吾犹将夜返。”妇曰：“吾居耶？吾居陋，乌可坐客。然日且暮，又不能为路谈。然则终归乎？虽然，客必毋嗤吾陋，客苟嗤吾陋者，则吾愧矣！”壮貽唯唯，从之行。曲折经数家，皆残毁不可寓目。至妇居，编荆为扉，牵绳系于曲木之樞。妇脱绳，扉辟遂入。室四壁皆茅，宽不及一丈，顶亦茅也。时久茅脱，苏苏下垂，辄及于额。室中设一榻，破席展焉。其右巨木杂横，用以代几；其东南隅，破釜戾灶，则妇之佳厨矣！妇速壮貽坐，曰：“客无嫌吾陋。吾少时，固尝居高楼大厦，然终日戚戚，殊无欢时。今处陋，转能日夕饱眠，至酣至美。客少年，阅历寡，又乌知处富贵而忧，何如处贫贱而乐！”壮貽瞿然曰：“媼言海我良多，然媼又乌知我，我固至冷者也。脱非噬冷，又乌肯独觅一贫姬，姬又屏居万山中者？”妇悦曰：“然则客固佳也，吾何由知！特开眼数十年，觉世界如吾烹水于釜，水沸泡腾，滚滚相竞，及吾揭盖停薪，则万泡俱灭矣！吾以是乃知有生之不乐。且又知上帝造人，正如吾釜之泡，实故热之，以饜所嗜。世人蠢蠢，辄颠倒而恩怨之，宁非大愚？虽然，客固有语语余，语何谓者？客苟欲必归，弗速言，且暮矣！”壮貽曰：“然。吾欲

语者，特一哀歌，歌奥吾弗能解，而庵中人令我诣媪。吾知媪必能诏我也。”因出书授妇，述其状。妇得书，颜色大变，顿足曰：“嗟夫！吾琼花乎？”语未已，足颤躯摇，遂倚榻而哭。

壮贻男子，不能为妇女慰词，逡巡左右，竟无所可。少顷，妇哭止，又顿足曰：“嗟夫！吾琼花者，天下之可哀莫汝若矣！”谓壮贻曰：“吾此泪不挥亦既久矣，客无端乃来悲我！虽然，客以书与我何为者？”壮贻肃然曰：“吾亦至嗟哀者。歌词哀，吾心乃滋不释，特诣媪，愿媪诏我以故。”妇叹曰：“吾誓不以是劳吾口矣，然客既能哀此歌，则客殆能怜琼花者，吾何妨语客？然为语长也，客且不得返，得毋饥乎？饱餐而谈可耳！”乃启榻底，得宿麦盈盘，爇火于灶，浥水而蒸之。既而麦熟，又启榻，出腌鱼以饷壮贻。壮贻恶之，弗欲食，而惧薄于妇，乃食一瓿。妇敛器，竟又出一破盂，燃松油以代烛。时日已西匿，山风萧然，木叶四堕。妇且语且悲，壮贻亦凄然堕泪。松油之灯，黯黯弗扬，偶一举目，觉破室黝然，形影凄冷。壮贻至今言之，犹悲凉万状也。壮贻听妇言而笔之，至天明，得一巨折，以记所述，皆此琼花姥姥之言，而记于壮贻之折者也。

· 第 三 章 ·

进化先生创办学堂及琼花春病

斜阳挂于林杪，距西岭五尺四尺之间，光烈缓矣！物情慵惰弗振。林鸟外食既饫，则依巢外之枝，从容修剔其羽，牧童叱犊声咻然相应，乡野之间，转觉寥然凄寂。力做者皆荷锄缓归，就妇子食矣！当此之时，李家村之外有小塾，塾师方踞案西向，挥笔如椽，批评群童课字。字有佳者，则纵笔圈之。塾师殆亦日暮思归，其圈殊草草，有弗圆而缺者。然恒人固不能以是咎塾师。盖塾师胸有定识，脱有责言者，则塾师且谓圈之弗圆，乃褒之中犹有贬耳！且塾师又至敏，字之佳否，一览辄得，故其批评至捷。学童三、四人，就案背书，以声哄不能辨其章句。第见其小唇颤动，音调如狭檐注雨，顷刻已尽数人。儿童功课竟，则伏案观先生批评。时倚于案西者三童，都十四、五年者。其左者瘦而长，两目炯炯，圆而朗，冠服至丽。其右者，则矮而弗扬，目光亦锐利流动。以状视之，此二童者，皆有聪质者也。惟居中者，容仪端正，眉目亦平静无惊人状。此种人欲批评其性操正复不易，以其深默不露，与庸钝者无间也。

时塾师方批一卷。甫展卷，即纵笔大圈，自首至尾，不假择阅。似先生宿仰兹童，亦无事择阅者。瘦而长之童乃